

§ 夢迴敘拉古

黑夜沉沉，亞西比德在帳中輾轉反側。

外頭的海風吹得帆索吱呀作響，他卻在夢境裡，重返那片遙遠的西西里。

塵土與血氣在烈風中翻湧，整個戰場化為一片絞肉場。

攻城工事半築半毀，石塊與木樁散落，彷彿諸神棄絕的廢墟。

戰鼓、號角、哀嚎交雜，化成無盡的噪鳴。

他看見拉馬庫斯的身影，在亂軍中舉矛衝鋒，胸甲裂開，鮮血滲透腰帶。

將軍怒吼著揮臂逼退敵兵，卻在瞬息間被一枝暗箭洞穿喉嚨。

眼神仍燃燒著怒火，隨人潮倒下，消失於塵霧。

周圍的雅典士兵崩潰，士氣隨之潰散。

他又看見尼西亞斯坐在帳旁，病體顫抖，眼神茫然。

副官傳報：「拉馬庫斯已死！」

尼西亞斯低語：

「眾神啊，我本不欲遠征此地，卻為群眾所迫，如今還有何救？」

他伸手欲下達撤退命令，卻發現四周已淪為混沌，無人聽見。

戰場愈發瘋狂。

火把照亮坍塌的攻城塔，退路被鮮血堵塞。

士兵爭相突圍，或跪地乞命，或跌入泥濘被踐踏。

嘶喊與碎骨聲，刺入亞西比德的耳膜。

畫面一轉，數千俘虜被趕入石坑（Latomiae）。

烈日炙烤，夜晚陰冷，無水無食。

黑暗中，他聽見哀號與呻吟，彷彿萬鬼同哭。屍體腐爛，與活人交疊。聲音漸次低沉，直到沉默。

最後，他看見尼西亞斯與得摩斯梯尼雙手被縛，帶往廣場。

尼西亞斯仍努力辯解，語聲誠懇，祈求憐憫。

然而斧刃落下，血濺石地。人群怒吼，像是諸神的審判。

亞西比德的心臟劇烈收縮，他想大聲呼喊：

「這一切不是我！我已不在此！」

他奔向尼西亞斯的亡靈，聲嘶力竭：

「是議會逼我回國！是審判在等我！若我沒有逃走，早已喪命於雅典人的嫉妒之下！我不是棄你們於死地——是他們棄我！」

亡靈無聲注視他。拉馬庫斯滿是鮮血的臉龐浮現，冷冷開口：

「若你在此，或許一切不同。」

「我能帶來援軍！」亞西比德急切辯白，「我能說服斯巴達、說服波斯，翻轉戰局！我有才智，有計謀！我從未拋棄雅典，我只是……只是被迫！」

然而石坑中傳來千聲同語：

「你拋棄了我們。」

那些聲音如鐵鎚擊心，使他喉嚨梗塞，無法再辯。嘴唇開合，卻再也吐不出一句話。

亞西比德從夢魘中驟然驚醒。帳中燈火搖曳，外頭海潮翻湧。額頭冷汗淋漓，心跳如戰鼓。

他長久沉默，心底仍在回響那句指控。

他知道，那些慘象自己從未親見，卻永遠盤踞於靈魂深處。因為他確實離開了，確實在斯巴達的宮廷裡與敵人共席。西西里的亡魂，將一生纏繞於他。

如今，(410 BC 的夏天)，戰船集結於赫勒斯滂海峽。明日，他將率領艦隊與斯巴達交戰，在 Cyzicus 的海面上決一死戰。

亞西比德凝視夜空，低聲喃喃：

「若命運允許，讓這一役洗刷過去的恥辱吧。」

忽然，帳簾被掀開，一名副官探頭進來，神情恭敬卻帶著疑惑。

「將軍，您可安睡？外頭風急，戰船都在加固，若您有吩咐——」

亞西比德愣了片刻，隨即挺直身軀，語氣恢復冷冽而鎮定：

「我無恙。告訴他們，把桅索繫緊，明日黎明我們便啟航。」

副官躬身領命，退了出去。帳內只剩他一人。

亞西比德慢慢放下垂在身側的手，指尖依舊顫抖。

他深吸一口氣，將顫抖壓入胸臆，臉上只留下從容與自信。

外界將看到的，是那位光芒萬丈、足智多謀的亞西比德；只有他自己知道，夜裡仍有亡靈低語，提醒他……敘拉古的陰影，從未遠離。

陶製酒杯在燭光下碰撞，紫紅的葡萄酒灑落在長案，年輕人們高聲歌唱，讚美即將歸來的勝利。有人舉杯說道：

「亞西比德正率領艦隊於赫勒斯滂海峽集結，明日必大破斯巴達。等消息傳來，全城都將迎他為救世主！」

歡呼聲四起，琴瑟聲隨之高昂。

有人談起西西里的慘敗，語帶哀嘆，卻立刻被另一聲喝斥打斷：

「那是過去的陰影！亞西比德將掃去一切恥辱！」

在一旁的 Critias 冷笑，眼神冰冷。

他慢慢抿了一口酒，語聲低沉卻穿透全場：

「你們口中的救世主？那個在敘拉古戰役前夜逃亡，轉而投奔斯巴達，甚至與我們的敵人同席共謀的人？若不是他，西西里災禍未必如此深重。如今他回來了，你們竟要忘卻一切，只因他一時能帶來勝利？」

眾人一時沉默。支持者不服，反駁道：

「正因他才智絕倫，能同時玩弄雅典與斯巴達，才能翻轉局勢！沒有亞西比德，這場戰爭早已無望！」

Critias 的嘴角泛起冷意，聲音尖銳：

「智謀？還是背叛？他能出賣一次，就能出賣第二次。」

你們願意將雅典的命運交給一個忠誠如浮雲的人嗎？

別忘了，真正堅守的人——尼西亞斯與得摩斯梯尼，已經長眠於異鄉。你們卻要將榮耀獻給那個棄友於死地之人。」

酒會的氣氛瞬間冷卻。

年輕的支持者們面紅耳赤，卻找不到更有力的辯駁，只能再度舉杯，大聲歌唱，以歌聲掩飾心中的不安。

Critias 則退身於陰影之中，冷眼望著眾人狂歡，彷彿已預見在勝利與敗亡之外，還有更黑暗的結局在等待這座城邦。